

回忆家乡的年豆腐

□ 赵理章

上世纪80年代之前,我们村里有一豆腐坊,这豆腐坊,不常年做豆腐,每年到春节前的农历腊月,才开始为村民及周边村庄的农户加工年豆腐。以前凡到过年的时候,家家户户都有做年豆腐的习俗。

豆腐坊不是设在生产队的集体用房里,而是设在房子较宽余的一农户家里,因生产队只有几间茅屋用于牛舍猪舍,加有两间存放粮食粮种的仓库,实在腾不出房子做豆腐。

自从我懂事起,记得很早的时候是用人力推的石磨磨豆浆的,后来的几年改用耕牛拉磨。上世纪60年代中期,生产队通上了电,就用电动机配上帆布皮带,转动石磨磨豆浆。

做豆腐前,先把干大豆淘净,放置在水缸里浸泡。冬天由于气候较冷,浸泡时间要达72小时左右,检查豆粒是否浸透,俗称“满灌”,最好的办法,把浸泡过的豆粒剥开,看一两瓣中的剖面平不平,如发现豆瓣中还有凹的小圆形,证明大豆还未浸好——豆粒浸泡的质量,决定着出浆的多少,但也并不是浸的时间越长越好,时间过长水缸里会产生泡沫。

大豆浸好后,重新淘净沥干,存入水桶或箩筐中,送到现场排号等候磨浆。轮到哪家磨浆时,做豆腐的主人必须先担水,每户至少要担上三大担水倒入大水缸中。豆浆磨好以后,进行搓浆,搓浆有时也得主人亲自动手,为啥这些事包括烧煮豆浆,都得主人做呢?因本村村民基本上不收加工费,即使做年豆腐收费也只是几分钱一斤豆,象征性收上一点加工费,磨豆腐的人出一点力是应该的,这是历年来的惯例。

豆浆搓好倒入大铁锅中烧沸。烧煮豆浆的土灶头不同于家里做饭的土灶头,它是一眼一锅,一面靠紧墙壁,没有灶膛,人在烧柴火时面朝着豆浆的大铁锅,可随时关注着豆浆沸滚情况,豆浆一旦烧开,如不及时灶膛熄火,可把一大锅煮沸的豆浆全部溢光。豆浆烧开根据家人各自的爱好喝豆浆,还是等些时间吃豆腐脑,俗称“豆腐花”。

村上做豆腐的师傅姓蒋,是一位老农,传承上辈的这一手艺,在方圆几公里范围内是唯一掌握用盐卤“点花”的独门技术的人,而不像别人用的是熟石膏“冲花”的制作工艺。煮沸的豆浆倒入缸中后,老师傅用一个灌满盐卤水的小紫砂壶,把盐卤水一滴一滴倒入缸中,另一只手用勺子不停地搅动着豆浆,边倒边搅。老师傅蹲在缸边,双眼密切注视着豆浆的变化,当看到豆浆中产生花状时,盐卤水不再倒入,勺子也不再搅动,缸口加上盖约一刻钟,豆腐脑用大勺子挖起倒入压豆腐的木框中,框中垫上纱布。豆腐脑上框后,用筷子搅匀,拉上纱布,盖上木板。豆腐如需老一点,框上压块加重,时间加长,反之,豆腐如需嫩一点,压框时间缩短,压块减轻。

小时候每当我家做年豆腐,我们小孩特兴奋,跟着母亲来看做豆腐,顺便带上瓷缸或小瓷盆,到时可品尝新鲜豆浆或豆腐脑。我十来岁时,虽不能帮母亲做事,但烧煮豆浆时,生柴火的事非我莫属。因父亲在吕城镇医院上班,体力活母亲一人担当,豆腐拿回家时母亲为了减轻担子的重量,把水桶改用筛子和蒸笼,用筛子蒸笼装豆腐,虽担子减轻了,但一不小心会翻倒,如绳子系不好,后果不堪设想。运豆腐这胆战心惊的局面直到我们成年后才得到改变。

本村农户年豆腐全部结束之后,再接待临近村庄的农户。每年做年豆腐从腊月初至腊月二十五左右结束。上世纪80年代初,蒋师傅年事已高,不能从事这一行当,从此,我们村豆腐坊做年豆腐的经历,就成了大家的记忆。

江洲小镇年味浓

□ 孙建远

临近腊月末的日子里,江洲小镇高桥许多单位已经放假,一年之中好不容易闲下来的人们,会不约而同地上街去采办年货。

站立在高桥街头,抬眼望去,冬日暖阳下,大大小小的摊子,密密麻麻地占据了部分闹市街道,遮住了一些街边小巷。

置身其中,迎面而来的是热热闹闹的喧哗。

摊子上卖的是各种各样应节的物资、商品,一堆堆、一箱箱地摆满地面,充足供应的年货、商品,不由得使人感到国泰民安、丰衣足食。超市里,灯光灿烂,人流涌动,进进出出的人们,络绎不绝。

采购完年货后,家人们又忙着铺床晒被,迎接在外打拼的亲人,于除夕之前赶回来与家人团聚。

除夕之夜,一家老小,围桌欢坐,丰盛的年夜饭摆满桌面。相聚畅谈的欢声笑语,伴着杯中的酒香,满满的撒落一地。

传统的习俗还在被认真坚守,桌子中央,那条肥大的年鱼,在年夜饭慢吞吞的几个小时里,在人们企盼年年有余、事事有头有尾的目光下,始终有头有尾、纹丝未动。

餐后时光,一家老小,纸牌为伴,吆三喝四。不会打牌的人,则专心致志地端坐在沙发上,喝喝茶,虔心守岁,迎接新年的来临。

子夜的钟声,伴着响亮的爆竹、璀璨的烟花敲响,在喃喃许愿声中笑容在人们的脸上尽情绽放。

拜年的时候到了,最高兴的当属“无本万利”的小孩了,一张甜甜的小嘴,一句句吉利的话语,换作一封又一封鼓鼓的大红包,塞满了他们小小的衣服口袋。

再美好的假期都将过去,在孩子们拖着兔子灯满街跑,在他们那稚嫩的“兔兔灯,爬柜台,不把蜡烛不发财”的童趣声中,沉浸在佳节欢乐气氛中的人们,又将回归正常的生活秩序,江洲小镇又恢复了如常的平静与原貌。

人间年味长

□ 李晓

一年1000多顿饭,飘散着食物的至真美味。有一桌饭,满足着团聚之人的念想,这是一桌年夜饭,十分乡愁中,烘托出新旧之年交替的高潮。

母亲在腊月里开始忙年,她几乎是一辈子穿梭在油烟滚滚里,忙年,是她精神世界里的一种支撑。母亲的忙年,拉开了一家人团聚的大幕,尔后是一家人在年的灯火下,围坐在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边,食物发酵着年味,也凝聚着亲情,让年的灯火可亲。

在过年的食物里,有着古老基因的遗传。比如一个煮熟的腊猪头端上八仙桌,开始对逝去祖宗们的郑重祭奠,想象着他们腾云驾雾而来,与开枝散叶下的子孙们团聚,一同品尝着人间美味。一块豆腐,在母亲手掌的旋转中,豆香盈盈,清白的身子投入油锅中咕嘟一声,转瞬被炸得金黄绵软,用蒜苗炒豆腐,蒜苗是乡下刘嫂子从地里扯来送到城里我家的,还裹挟着老家的露气息。

一桌年夜饭上,母亲做的凉菜,碟碟盘盘中就有好几样,凉菜是对热菜的一种呼应,一道凉拌三丝,豆芽、胡萝卜丝、海带丝,一眼望去,喜气洋洋中俨然有着一个寿翁的气派。至于热菜,有10多种,保留菜是炸春卷,它从古时的春饼绵延到我家的团年餐桌上,一口咬下去,新春的气息扑鼻而来。还有母亲头天夜里就在老炉子里煨的芸豆蹄花汤,汤里漂浮着细碎葱花,她得软软的猪蹄子,用筷子轻轻翻转,骨肉相连的雪白中夹着一层粉嫩的红,那是瘦肉部分。

把软烂的猪蹄子挟入嘴里,卷动的舌头上来亲昵拥抱,还没等牙齿前来相助,从骨头滑落的肉早已顺着喉咙下了肚,再喝一口奶汁般的蹄花芸豆汤,通体舒泰。还有红烧狮子头,母亲亲自去菜市场挑选了五花肉在菜板上剁成肉末,厨房里响起的“嘭、嘭、嘭”声,这也是新旧年之间追赶着的声音,肉末配上荸荠、香菇、豆粉等食材做成丸子,先炸后煮,出锅后一股扑鼻香味缭绕了整个房间,醇香味浓的肉圆与汁液,令人食欲大振。

年饭上,四面八方的亲友们围坐在一起,山水迢迢中的重逢,食物首先打开了味蕾的记忆,它是最贴心的相随。吃喝中欢声笑语,美食通过胃的蠕动穿过柔肠,娓娓交谈中,面对面传递着一种最宜人的温度,这是真实可触的团圆圆。一些亲友相见,在热腾腾的食物中也相互发现了彼此的眉上挂霜,感叹着聚一次少一次了。去年腊月,我回老家在山道上遇见拄着黄杨木拐杖的堂婶娘,婶娘从衣服口袋里摸出几片芝麻糕塞给我说,吃,快吃。82岁的婶娘嘴里大牙全掉了,瘪着嘴说话有些漏风,她拉着我的手一直舍不得放下。婶娘说,春节我来看你爸妈。正月里来是新春,堂哥陪着婶娘颤颤巍巍来到母亲家,她挎着一篮子米豆腐,是婶娘和堂哥用石磨碾出后手工做出的,婶娘还送来一罐腊猪油。夜里,母亲听见婶娘在梦呓,趁热吃,趁热吃。我春节去婶娘家,婶娘夹给我一块肉,也是这样跟我说话,我在她幽蓝浑浊眼睛的注视下,接过肉愉快吞下,老家山山水水的

地气也在我体内弥漫开来。

春节里,我去乡间走亲戚,一家一家地挨个拜年,遇上长者,鞠躬抱拳,递上一个红包,这是朴实民风的洗礼,也是传统礼仪的生根。爷、伯、叔、舅、婶、姑、姨、侄、甥,这些称呼里有着血脉绵延成的大河,也有着藤藤蔓蔓中牵起的剪不断的关系。

一扇扇斑驳或簇新的房门上,也贴满了乡间笔墨之人手写的大红春联,它对新年日子里寄托着红红火火亮堂堂的希望。我的一个表叔,一到腊月的年关,就提着装有笔墨纸砚的竹篮在村里转悠,帮村上人家免费写对联,除夕那天,家家户户贴上了我表叔写的讲究韵律平仄的春联,字体遒劲笃实,一直到第一声春雷从云层传来,犁铧掀开潮湿的稻田泥土,春联还是鲜红喜庆的。

我在城里的老友杜先生,这些年每到春节,就要在纸上写下一些名字,那是当年住在老街老巷里老邻居们的名字,他在腊月里开始联系,一家来一个代表,请他们春节里聚一聚,一起热热闹闹吃个团年饭。杜先生还是一个读书人,家有藏书上万册。人在老,书也在老。春节里,杜先生再次摩挲着满壁书架里一些老态龙钟的发黄旧书,这些旧书仿佛稍一用力就会粉身碎骨,书页间有光阴积下的粉尘簌簌落下。我在杜先生的书房里嗅到了书香,感觉这也是一种古老而醇厚的年香。

在这些人间至纯至真的年味里,饱含着质朴的情感,奔跑而来的,是新年降临的晨曦,是万物生长的喜悦声音。

愿望

□ 赵康琪

守着大江与运河汇流的空间
电控的船闸,与心灵的闸门
在相互感应中隆重开启,愿望
顿时滔滔铺满通向明天的航路

“海日生残夜,江春入旧年”
将唐诗中不朽的意象
蘸着江河的奔腾,贴在
所有驶往新年的舟楫

两条碧水,以化雪融冰的姿势
纵横为一个十字形的柔软加号
让我的愿望,以波光粼粼的通透
与生活相加,与哲理相加,与美好相加

向春天拉响的船笛,与多声部
演唱的水鸟、江鸥,包括岸滩
羊丛里飞起的新成员;东方白鹤
相加成一幅天、地、人
亲昵无间的千里画卷

朝太阳绽放的一朵浪花
与另一朵浪花,和无数朵浪花
相加成一部踏浪人生的航行日志
每一页都写满,逆水而上的血脉张弛
或者沿流扬帆的惬意畅快

愿望,与搏击风浪的岁月相加
即成为一种抵达的幸福

家乡的年味

□ 张延才

每要过年,便想起老家三十年前的年景。那时人们常说“小孩巴过年,大人怕花钱”,生活确实不富有,正因如此,小孩才眼巴巴盼望过年,有新衣穿,有好的吃,也有得玩。

记忆里,从腊八开始兴奋,不光离过年越来越近,这天还能吃到米、红豆等煮的腊八粥,喷香的气味一想到总会流涎在鼻尖。

小年夜要“送灶”,我们那里说法是“送灶老爷上天”,在灶房烟囱上方两边贴副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小对联,中间当然贴的是一张灶王爷画像,烟囱台上再点根粗蜡烛,这是简单的祭祀仪式。这天还要扫尘,用小扫帚绑在竹竿顶端,站在板凳上将屋脊、墙体的蜘蛛网拂去,再用大扫帚把地面及各角落扫干净。

过年前几天,家里会杀年猪,泡好黄豆准备磨豆腐,并分出些做成豆芽菜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吃到猪肝炒大蒜什么的,还能玩到猪尿泡,吹得大大的,扎住口捧手上玩或牵着跑。至于豆腐脑,不管原味还是加糖都吃过,大人热乎乎地舀一碗给我们尝,美的味道真难忘记。

除夕那天最忙,在我老家那是过年的最重要一天,不仅晚上放鞭炮,一大早还要小孩儿带一把菜刀,拿上一挂鞭,两个大炮仗和火柴到茅厕边上放,寓意是什么倒忘了,估计是要赶跑邪恶吧。早饭后,大人会去乡镇集市上买些过年用品,如糕点、糖果、红纸等。

年三十午饭是过年最隆重最丰盛的一顿饭,菜弄好先端来放堂屋靠里墙的长条桌上,中间点根大蜡烛,先由父亲恭敬叩头,然后兄弟姐妹挨个叩,祭祖仪式结束才可正式午餐。动筷前,父亲会教育我们一番,说些要好做人、老实做事,将来一定要有出息的话,父亲说完后倒上酒慢慢喝起来。

除夕下午,大哥开始找来万年历,叠纸裁纸数着折痕,捏起毛笔蘸墨开始写对联,二哥负责贴,我帮忙研墨。不长时间,家里满是对联、红福字、红挂浪,在门、灶、床、缸、粮仓、猪牛羊圈上。而大人就是蒸馒头,父亲灶后烧锅,母亲灶台上忙,门里门外跑不停。但不管怎样,小孩儿总不忘一件事就是守岁,父亲或母亲一般不到夜里不发压岁钱,我多因白天玩累了早早睡觉去了。

初一大早,我们还在睡梦中,母亲起来首先就拿块糕塞在我们嘴里,然后才洗漱做饭。老家把饺子叫弯弯,自比常见的大些,馅大体为豆芽拌豆腐丁,是头天晚上包好的。汤圆现搓,里面包进一分二分五分不等的硬币,谁说吃着谁新年运气好,以后会步步高升。

早饭后,父母先在家等晚辈来拜年,我们自然去别家给长辈们拜年,说拜年也就是到各家走一圈,问候一声长辈,然后大人抓些瓜子花生或糖果放我们口袋,我们就欢欢喜喜地跑出去。大概八点来钟,村演大戏开启,远远就听到锣鼓声,这时候不管大人小孩都会一起去看,路上全是人,场上人挤人,笑声到处都是。那些踩高跷、玩花船等都是我们喜闻乐见的节目,真正好听好看。

一晃多年过去,现在是小康社会,生活十分富裕,农村风俗变化明显,但我成长年里的春节记忆,总是无法忘怀,就像这雪景衬着丰年,喜气藏在心里实在没得说,不顾年龄要学孩童到外面玩耍一番。



快乐年
苏建新 摄

干塘摸鱼

□ 刘智慧

回老家过年,最令人期待的事情莫过于干塘摸鱼了。到了年底,村里开始陆续“干塘”。所谓“干塘”,就是把池塘的水放干,把鱼捞出来卖。

过去,家里吃条鱼不容易,就算是过年吃的那顿鱼,大多也是借来的。因为村里的池塘不多,每年都要招标才能包下鱼塘。家里要是没有包到鱼塘,只好向村里干塘的人家借。借鱼在那个年代也不稀奇。主人家干塘时,早早地就会准备好一个小本子,上面会写着:老李头草鱼三斤九两,王大娘鲤鱼两斤八两,王麻子小鲫鱼三条……来借鱼的人没有钱买,只能等到自己来年包到鱼塘的时候再还鱼。

水闸一开,池塘里的水就迫不及待地涌了出来。大人小孩挤在塘坝上,说说笑笑,好不热闹。待到池塘里的水渐渐少了,鱼儿们顿时没了往日水中闲游的淡定,蹦跳拥挤,乱成一团。草鱼喜欢横冲直撞,鲢鱼急躁地在水面跳个不停,鲤鱼、鲶鱼一股

脑儿往淤泥里钻,尾巴在外面不停晃动,把黄黄的泥浆水甩得老高,十分热闹。看到那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儿,想象着它被烹饪后的美味,心情真是乐得飞起。

妈妈一般是不准我下塘的,但我总是趁妈妈尚未察觉之前,就提起小桶下塘。等她发现也来不及了,反正泥已沾了一身。

干塘的时候天气寒冷,但大家下塘摸鱼的情绪高涨,一点都不怕冷,挽起裤脚,脱掉鞋袜,争先恐后,乐成一团。当然打赤脚还有一个好处,就是凭触感还能找到田螺和河蚌。这可是好家伙,只要摸上十几个就可以好好凑一碗菜呢。

当然,这鱼也不是随便可以摸的,大鱼理应是归主人家的。待鱼全部被主人拾掇完毕,剩下的小鱼小虾就可以尽情地摸了。有时候运气好,还能摸到一两条漏网的鲫鱼。

摸鱼还是需要技巧的。记得第一次下塘摸鱼时,我瞅见一条骄傲

的小鱼,慢悠悠地游来了,看准位置,手猛地伸到水里用力一抓,居然捉到了!我也高兴得叫了起来,举起手中的鱼朝岸边挥了又挥。小鱼拼命地挣扎,尾巴用力地上下摆动着,鱼儿全身都是泥巴,滑溜得很,我手不由得放松了,小鱼眼睁睁就从我手中逃跑了。看着它摇着尾巴,摆着身子游走,我赶紧扑过去去抓,可是由于用力过猛,身子失去平衡,整个人扑在稀泥里,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我有些哭笑不得,但抹了一把脸上的泥巴,又继续摸鱼去了。

大半天工夫,鱼塘里的鱼摸得差不多了,我也摸了满满一盆小鱼。虽然满身泥泞,但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满足和开心。现在条件好了,下塘摸鱼的人也少了很多,但一想起小时候干塘摸鱼的情景,我还是特别兴奋。在那个物质贫乏的时代,日子虽然过得清贫,但干塘摸鱼的快乐,却是我最美好的回忆。

儿时的花棉鞋

□ 靳玲

小时候过年,我们最盼望的是年三十穿上母亲做的花棉鞋。

进入腊月,我们几个小辫就开始念叨花棉鞋。闻着年的味道,我们盘算着母亲什么时候纳鞋底,什么时候扯布,什么时候一双充满年味的花棉鞋在第二天早晨梦醒时出现在眼前。

我最后一次穿母亲做的花棉鞋过年,还很小。依稀记得那年是牛年,母亲在棉鞋上绣了一片开阔的草地,一只小牛在开阔的草地上撒欢,一只老牛慈爱地看着小牛,充满爱怜。多好看的一双棉鞋呀,清楚地记得母亲说那天是腊月二十五。我只是试了一下,便放起来,等年三十那天再穿,我的小心脏抑制不住欢快,“怦怦”

直跳。小伙伴们说着自己的花棉鞋多好看,有的绣着花,有的绣着树,独没有绣小牛和老牛的。听着她们的话,我闷头乐,她们的花棉鞋没有我的好看,到那时候我要让她们羡慕。

三十那天,大人们在家中忙着各种食物,锅碗瓢盆,叮叮当当;鸡牛羊肉,香味四溢;欢声笑语,满屋转悠。我们几个穿着花棉鞋悄悄地溜出门。院门口红灯笼晃晃悠悠,门上的对联喜庆无比。我们站在清冷的阳光下,披着不怎么热的阳光,头顶着红头绳,身穿着脚脚均匀的花衣裳,脚蹬着母亲做的花棉鞋。那个乐呀,有谁能比呢?

我的花棉鞋一下子吸引了小伙伴的目光。她们果然羡慕地看着,叽

叽喳喳地夸奖着,并要我脱下让她们试试。我兴奋得脸通红,脱下一只,小伙伴挨个穿,穿在脚上左看看,右看看,啧啧称赞,舍不得脱下来,后面细嫩的声音直催,让我穿穿,让我穿穿。我的花棉鞋在小伙伴们脚上游走了一遍。那小牛更加活泼,那老牛更加慈祥。那片开阔草地是它们的乐园。再回头看,院门灯笼上印的那一头又一头的牛,越发喜气冲天,仰天哞叫。

我们几个小辫子伸出脚,花棉鞋排成一排,各式各样,五颜六色,无不洋溢着欢乐和喜气。我们抬起脚奔跑着,小身影在街巷穿梭,我们的花棉鞋熠熠生辉。

儿时的花棉鞋,我们的欢乐年。